

众生·人民路

宛如平常一段歌

| 乐心文 |

花香和书香

老徐送我一棵风车茉莉，开花时，我请邻居小良带给他一袋新绿茶。小良说，清明前的新茶量少，很珍贵，你自己都没舍得吃吧。

是的，我自己都没喝，觉得必须送新绿茶回谢。

到我们东街去，看到门口有几十来盆花草草，那就是老徐的家。

老徐是个孤老，喜欢种花。前几年他出去做护工，想挣几个钱回来给自己养老，出去的时候腰板还是直的，脖子还不歪，三年后回来，现在成了歪脖子弯背的人了。

他第一个护理的对象是牛福光。我们小时候将鸡黄皮、废铜烂铁拿到收购站去，卖完废品，孩子们调皮起来，嚷道：牛福光牛福光称铁扣斤两。

后来我才晓得，牛福光姓钮，不姓牛。

老徐去护理牛福光的时候七十岁不到，还是身体做健的阶段。做护工的间隙，他还偷空回来料理家里的花草树木。后来，他受雇于乡下一户人家，照顾一个老太太。这家人跟他有点亲眷关系，他尤其尽心尽职。有几次，我看到他用推车把老太太推到镇上来散散心，乡下路远，一来一去有几里路。他护理老太太好几年时间，最后自己累倒。我最近看到他坐在街边晒太阳，像一只蜷缩的老猫。

他还是喜欢种花，不过弯腰低头不利索了，春节后他送我这盆风车茉莉，还是街坊老王动手帮掘出来的。我要给老徐钱，他硬不收。他讲：你送过我几回书，我都没谢你呢。你喜欢花，这盆风车茉莉送你。

呵呵，我的书香带来了老徐的花香。

四匹马

老乡谢土根，最近托我帮他“破案”。我说：你破案不找派出所，找我有何用？

他说，你当过记者，接触的人多，帮我留心一下，周铁那边有没有听说，谁拿出尹瘦石的马来卖？

他要找到线索循此破案。

老谢因太极拳打得出神入化，九十岁的人看起来七十几岁的样子。他是周铁镇上过去的老裁缝，中西式服装都会做。当年帮女同志做列宁装，蟹钳领、斜插袋、双排扣，两边腰带往中间一系，很风行。做裁缝时，店铺距离尹瘦石家不远，瘦石先生那个时候被打成右派，在黑龙江劳动，对老家的眷顾一时不及。父亲得病，手头拮据，无奈之中将儿子的画拿几幅出来售卖。谢土根并不懂画，看看价格不贵，家里墙壁上正空，便买四匹马来挂挂。

这四幅画一直挂在家中，十几年前他和老妻去南京带外孙，周铁家里长时间没人住，四匹马不知哪一天被人偷走了。他当时很心疼，但没意识到尹瘦石的画价值有多高，所以没报案。最近碰到老乡嘉平，聊起尹老瘦石先生的画怎么值钱，他算算现在起码损失一百万元，懊恼不已。

我听了哈哈大笑，老谢原本没有想到四匹马这么值钱，都是嘉平的话风吹皱了他平静的湖面。

传过情书

嘉平听说老谢与我住同一个小区，特意叫老谢带路来见我。七十几岁的人，还念着我妈妈替他做的好事，包括受的冤枉气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分配到周铁印刷厂工作，与我父亲做同事。一介书生，戴副眼镜，后来他与红芳谈恋爱，我妈妈出面做媒成功。

嘉平年轻时喜欢与人谈论国家大事，后来受到冲击，霉运时夫妻总吵架，丈母娘每次将他骂得狗血喷头。

我那时正念小学，放学路上，多次听到老妇人骂我母亲是乱说媒人，骗了她女儿。我听了很难为情。

可是，据我妈妈说，嘉平与红芳是自己谈的，她只是做了现成媒人。当时嘉平写了情书，还叫小孩子帮他送信。

这个小孩子便是我，才八九岁。我自己完全不记得有这回事，直到七十几岁的嘉平与我聊及往事，证实确有这回事。我乐了，八岁做过信使，替他传过情书。太有意思了。

难得休息在家的一个周末，本想睡到自然醒，然而家里的猫猫再不送去洗澡，已经没法见人了，于是，终是被本能的一种责任感给唤醒。

日子总是要盘算着过。先生开车，一路先把猫咪虎妞送进宠物店，然后和我顺道进了一家早餐店。两人边扒拉着各自面前的雪菜阳春面，边商量中午吃些什么。

对面的人，闷着头从呼噜着面条的口中嗡声挤出一句：“今天吃个火锅吧。”

我头也没抬，边喝面汤回道：“嗯。不过，吃火锅的话要记得买火锅底料。”

“不用买，我直接烧。”对面的人信心满满。

“这能好吃啊？”

仿佛是被我狠狠踩了一脚，他停止吸面，面部鼓着口中尚未咀嚼的面条，稍显红色，眉毛半竖蹦出了激动：“就是不信任嘛，永远不相信我的厨艺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烧菜的根子。”

见他动了气，毕竟不是家里，我耐住性，强装着丢给了他一个和颜悦色。

“我照着小红书还不会烧吗？别人烧什么都好吃，我烧什么都不行……”

我稍退一步，他就打开话闸，图痛快了！

我气得无语。毕竟今天早上我得码完手中一个要紧材料，中午饭还要指望他。但抱歉，我现在不反击，不代表我就心甘情愿用双耳作漏斗装进你的发泄。

火药已悄悄埋下。

情趣·健康桥

吃火锅

| 陆奇文 |

停车场超过半个小时要收费。吃完早饭，快速进了早餐店隔壁的这家小超市。按照火锅的要求配置，买了少许茼蒿，少许豆苗，少许豆腐，少许香菇，少许蘑菇……两人吃不多，基本什么都是少许。外加一块猪腿大骨头，这是我考虑一骨两吃：他吃完肉，家里的小狗“嘟嘟”啃骨。

匆匆结了账。出停车场时，显示不用付钱。

省了几个大洋，仿佛又是奇功一件，我的心情忽然觉得有些云消雾散，不想慢慢悠悠开车的他，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今天，要不我们不吃火锅了吧。”

火苗瞬间燃起，引爆了埋着的火药。“你有病？你不是十三点啊？来的时候你说吃火锅，菜买了又不吃火锅了！”

“吃不吃火锅都是小事，我杀人了？请注意你的态度！”

“我的态度非常好！有你这种神经病？按你火锅的要求，菜买的量少品种多，你现在又不吃火锅了，这菜怎么烧？”

“你管怎么烧？”他脸红脖子粗地重重甩上一句。大概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在我冒火的双眼紧盯之下，他的喉结上下反复运动了几次之后，终于咽进了许多尚要喷发的话渣，语气缓和地做了个争论会小结：“唉，这要命的更年期……”

在副驾位，听了一边认怂的话，我才仰头微闭了眼，长长地嘘了口气。

到家。一整夜了，狗狗嘟嘟有三急，我赶忙先带它去河边草地溜了一圈。看着它雄赳赳气昂昂地直往前冲，我拽着牵狗绳，满脸慈祥地叫道：“宝贝，不乖，我可不喜欢你了。”

突然一个激灵：我好像对狗比对他好呢？

脸上一阵火辣。回头看看，幸亏身后没人。

溜完狗回到家，厨房里已经传出高压锅的汽笛声。我有点心虚，一个小跑躲进了书房。

到十一点半，码完了最后一个汉字。

伸了个懒腰，忽然想起还没人喊吃饭，忍不住，款款地走出了房间。客厅，那个正坐着看手机的人，见我出了房，立马站了起来，指着桌上早就准备停当的火锅，脸上看似毫无表情，声音却拉得超长：“请。”

先用筷子在火锅中夹了一簇豆苗。送进口中，我眯眼咀嚼，仿佛考官在现场为参考者打分。

我假装自言自语：“嗯，这味道真好，到底是放了现成的火锅底料。”

果然，对面那人跳了起来：“哪有？这料可都是我自己调的！”

我更加一本正经：“不可能，这味儿，可与火锅店里的味道绝对一样的！”

此话一出，我的嘴角已经忍不住尽往上拉。

“嘻嘻……”

不用看，听声音就知道，对面那人的笑，是从心里偷着跑出来的。

悠游·十八湾

蠡湖史迹惹人爱

| 许德生文 |

“以旷，以老，以逸，以莽荡，以苍凉”。这是明代华淑对五里湖的感慨。

五里湖，又名蠡湖，是太湖的内湖。我认为的蠡湖之美，在于蠡湖的湖光山色，更在于它那悠悠的人文史迹，为我们这座城市留下荣光和梦想。

翻开一页页古籍史料，不由自主令人心跳和赞叹。古代画家顾恺之、倪瓚、王绶，还有苏轼、李绅、尤袤、顾光旭等云集一地，所留存的诗、词、碑、画，似多棱镜折射出蠡湖厚重的人文底蕴。

蠡湖水静静流淌，默默地承载世事沧桑。范蠡、西施泛舟五里湖，大仙驾云金城湾，猪婆龙啃开棗山门，陈勋疏浚长广溪，徐偃王无

锡放粮，许多民间故事、传说，蒙上了奇异的神秘色彩，久久萦绕，代代流传。

还有那众多的遗址，似一幅幅绚丽的画卷，散发着诱人的芬芳。仙蠡墩、雪浪庵基墩、环湖路7号桥等遗址的考古发掘，打开了地下的“史书”。稻谷堆、网坠、兽骨、石器、陶器等出土文物，印记着无锡古老的历史。

一湖春风秋月，涌动着千年不竭的灵气和神韵。至今被保存或有记载的古迹，有范蠡、西施无锡隐居处“西施庄”、汉代虞俊宝界山的墓冢“朱衣宝界”、宋朝无锡第一个状元蒋重珍读书处“蒋子阁”、南宋诗人尤袤“许舍故居”、明代著名画家王问的“湖山草堂”、清初义士、诗人杨紫渊隐居处

“管社山庄”、近代国学大师唐文治的“茹经堂”等，宛如一颗颗发光的明珠，无时无刻在展现它的历史、传奇和风采。

在鸟鸣深涧、云霞缥缈之中，另有一番幽情别韵的，还有鲜明吴地特色的寺观庵庙。石塘徐偃王庙、大浮长寿寺，还有龙寺、山塘庵、真武殿、龙王庙等，人们来此朝拜，历年不衰。

荣宗敬、荣德生、王禹卿、陈梅芳等民族工商业家极富山水情怀，他们依山傍水，建造了风格迥异的风景园林。其中著名的有蠡园、渔庄、梅园、锦园、万顷园、横云山庄等，与太湖的自然风光融为一体。横卧在蠡湖的宝界双虹，气势雄伟，更平添了无限风情。



月是故乡明
插画 戎锋